

道德經貫解

余於近年，時聆海內碩學名公，發揚固有文化之偉論，心竊慕焉。公餘之暇，輒取諸儒書研習，就所領會，寫爲論語貫讀，大學中庸脫解若干卷，旨在明示其學說系統，能否合古人心志，未敢深信也。乃思我國學術，儒道恆並稱，孔老生又同時，其學術主張，縱有分歧，但均受唐虞夏商文化之孕育，與春秋時代之影響，比較而研究之，必多互相發明之資料，此本編著手起草之動機也。

惟道德經，最爲難讀，約而言之，原因如次：

一、主言之不易明瞭也。老子曰言：「一語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也。言有宗，立言之宗旨也。黃黎洲云：讀其人之書，而不知其宗旨所在，如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之要領也。五千言之要旨，當

時且慮莫能知，則在數千百年之後乎？

二、文詞之過於艱深也。道德經，言宇宙之基本原理，其文詞頗類現今科學之定理，定則，畧無引言說明者，故極爲難解。而世之讀者，或欣賞其詞調，或斷章以取義，無惑乎謂爲錯簡過多者有之，謂爲札記體，畧無系統組織者亦有之。

三、用字之易於混淆也。韓昌黎云：「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抽象名詞也。定名，即具體名詞。道德經所述道德之概念，有爲抽象名詞者，如「道可道，非常道」之首「道」字。有爲具體名詞者，如「萬物莫不尊道爲貴德」之道德。倘混而莫察，便易滋疑竇。甚有將儒釋各家之具體道德，與老子之所謂道德，混同而雜揉之，何啻治絲益紛，道愈不明矣。

四、聖典狂之莫能分辨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克念作聖者，道契自然，青爭自正，無爲自化。老子之所崇

仰者也。罔念作狂，強不知以爲知，施爲乖戾，生民塗炭，老子所最痛心者；故云：「絕聖棄知，民利百倍」也。中庸有「君子而時中」之用中，亦有一小人而無忌憚」之用中。其云「小人無忌憚」，正與「罔念作狂」之聖同；殆吾先民之通常概念。此殆不認識，讀老莊書，遂不免多生疑難；而道德經更以清談家之虛無縹渺，方士家之附會僞託，虛山面目，全失其真，道德精義，蕩然靡遺矣。

余本此旨，研究玩索，歷十餘稔；執筆抒意，亦經匝歲，以王弼本爲主，依所謂河上公章句，而微變更之；分全書爲上下兩卷，十二篇，八十四章，頗覺原文，層次分明，語語肯要，甚少錯簡，脫誤，如一般學者之所爭議也。

按道，本訓爲路，引申爲禮法規律，凡以使人遵行也。德者，得也，猶今所謂學問經驗，貴在能足于己也。宗教學派之不同，並其道

德字義有差別，在其所以爲道德者有異耳。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老子道德之基本觀念，爲自然。自然，即一切事物自然具有之理法。順之則理而昌，逆之則悖而亡。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丹書曰：「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與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皆同老子之旨也。世以孔老爲道不同，而豈知其所以不同者，固別有在耶？

孔老學派，是非區別，俱詳不編。姑畧言之：老子之學，爲一常無欲以觀其妙」，故任自然，尙無爲。孔子之學，爲一常有欲以觀其微」，故主人弘道，貴有爲。更以子思子之立說剖析之：老子之學，「率性爲道」而已矣。孔子之學，於「率性爲道」之外，更益以「修道之教」也。

鄉賢李二曲謂：道在求「貼」，此就爲道之目的言也。王陽明答人

問道詩云：「饑來吃飯倦來眠，就此修行立更玄」。饑吃倦眠，即應如何便如何，與求妥貼之義正相同。惟儒以學問思辨，致中得和，爲求妥貼之上夫。而老則謂：宇宙一切，原本享妥，凡有作爲，皆足滋亂；故主「清靜自正，無爲自化」。古今中外，宗教學派，自其同者而觀之，各家莫不同，自其異者而觀之，各家莫不異，殆皆猶是歟！

文化進步，由渾渾噩噩而信仰宗教，由信仰宗教而研求哲理，哲理真實，斯爲科學。我國文化，自伏羲畫卦，文明漸啓。周代學術，頗有科學真實之意味。故朱子關氏謂：「他劈初頭，便錯了。譬如一天命之謂性」，他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一見得都是實」一語，即認識儒家學問，爲科學真實之證據。依吾觀之，不獨儒家爲然，道家宗師老子之學問，何嘗不如是。

顧道德經之爲科學，猶論理學之爲「科學之科學」，闡明宇宙一般

法則也。蓋道卽法則，宇宙事物，莫不由道；一切現象，皆法則之表現。故孔子謂「何莫由斯道也」。莊子亦云：「道無不在」。子思則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世之讀老子者，見仁見智，各得一偏，謂其言治理者有之，謂其言養生者有之，謂其談玄虛者有之，謂其談韜畧者有之，是皆不知其概括之人，應用之廣也。甚或謂爲平等之論，陰謀之術，破壞主張者，則更淺乎其視老子矣！老子事蹟，及其家世，史記列傳，載之綦明。所記「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書言道家之用」，爲漢時方士，對於老子著書之妄說。「或曰：太史儋卽老子」，爲漢時方士，對於老子本人之妄說。太史公以刑餘之身，事封禪之主，明知其謬，而不敢明言，故均以或曰出之。因史記正義有一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之謬測，致引起老子，老萊子，太史儋，爲一人，二人或三人之爭辨，甚無謂也。如太史公，疑疑老子爲老萊子，則不應於仲尼弟子列傳，又稱：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則老萊子」矣。且封禪書謂：「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讀史者，如以「或曰太史儋即老子」之言，爲可信，則將亦信天子「少君不死」之言爲眞耶？孔子問禮，事亦平常。後世道家，以此爲榮，而儒者辨爲辱。豈知孔子入周，在景王時，年近而立，孜孜學禮；老子爲守藏史，熟於掌故，見而問焉，固其宜矣。老子誠以若虛若愚，去驕去欲，與儒家「禮以義起，其用貴和」，務絕「意必固我」之論相吻合。嘆爲猶龍者，殆當時學養，未臻知命，耳順之造詣，聞老子言，有若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之感觸耳。蓋儒家崇禮，道家薄禮，爲一事。老子知禮，孔子問禮，則另爲一事。如謂崇禮者，即不必問禮，而薄禮者便不應知禮，未免所見之拘矣。

太史公，誠人傑也哉！著列傳，述老子之事，簡當無遺；述老子之學，八字概括。吾爲是編，於老子之所以爲「清靜自正，無爲自化」

道德經真解上卷 自序

以

學者人多加申說；明知紕繆難免，姑表出之，藉求教正焉。自升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於西安荷林里

附錄史記老子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

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邛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道德經貫解

上卷目次

第一篇 緒論

一章 道名與玄

二章 一切相對聖人無爲

三章 防有爲之道

第二篇 明道

四章 狀道

五章 尚中

六章 尚虛

七章 戒私

道德經貫解上卷 目次

第三篇 修道

八章 戒爭

九章 戒有

十章 修玄德

十一章 辨有無

十二章 任有之弊

十三章 寵貴之害

十四章 道本惚恍貴執其紀

十五章 善士玄通藏不新成

十六章 修道階梯

道德經貫解上卷 目次

十七章 得道品第

第四篇 用道

十八章 道廢之演變

十九章 社會觀察

二十章 教育見解

廿一章 從道

廿二章 抱一

廿三章 自然

廿四章 餘數

第五篇 道與王

廿五章 讀道美王

廿六章 尚重靜

第六篇 道與名

卅二章 道無名

卅三章 名有正

卅四章 道爲大

卅五章 執大象

卅六章 識微明

卅七章 美道樸

卅七章 貴襲明

卅八章 旗常德

卅九章 戒執爲

三十章 重善果

卅一章 反佳兵

下卷目次

第七篇

緒論

三十八章

德分上下

三十九章

上德無爲

四十章

道德觀念之演變

四十一章

務德貴一

四十二章

戒動用弱尙無

第八篇 申論

四十三章

道隱無名

四十四章

沖氣爲和

四十五章

無爲——卽尙無

四十六章

知足——卽守弱

道德經貫解下卷 目次

第九篇

修己

四十七章

清靜——卽戒動

四十八章

世變之原

四十九章

聖能用簡

五十章

爲道無爲

五十一章

心孩天下

五十二章

厚生害生

五十三章

尊道貴德

五十四章

習常歸明

五十五章

盜夸非道

五十六章

善建善抱

五十七章

知和常爲祥強

第十篇 用世

五十八章 玄固爲貴

五十九章 政尚無爲

六十章 知極爲難

六十一章 高可有國

六十二章 治大須不傷

六十三章 取勝宜靜下

六十四章 道爲天下貴

第十一篇 爲德之要

六十五章 重隱微

六十六章 慎始終

六十七章 玄德愚民

六十八章 善下不爭

六十九章 道貴三寶

七十章 慈得天救

七十一章 儉在用人

七十二 不先勝敵

七十三 知言之方

七十四 病病不病

七十五 實畏小厭

七十六 挾天無失

七十七 代斲傷手

七十八 貴生害生

七十九 柔弱處上

八十 舉下損餘

八十一 正言若反

八十二 執契不責

第十二篇 結論

八十三 理想政治

八十四 基本觀念

道德經貫解

道德經，原分上下篇；今分上卷下卷，並另爲篇章，標題要旨，以便省覽。蓋上卷言道，申道之義也。下卷言德，明道之用也。道之爲物，惚兮恍兮，微妙難識；善士鑽研，且瞻前忽後；下士聞之，鮮不大笑，謂迂於事情。人羣之中，中下士多；復因我見太深，率意而固行，此其所以不明也。道既不明，因以不行；故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於是而舉世乖戾，人盡煩惱；會逢衰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其爲禍尤烈；老子乃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而主清靜自正，無爲自化；以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之政治爲尙焉！此殆五千言之大旨歟？

上卷

第一篇 緒論

一章 道名與玄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猶路也，即今所謂軌迹。又即理也，猶今所謂定理；蓋凡軌迹，必循定理也。命猶道也，就自然現象而言，與今所謂自然法則同。禮與法，亦道也；就社會規律言，即今所謂人爲法則也。如此「道」之概念，殆與今所謂「理則」，或「科學方法」，俱爲同一類名；內含甚廣，難以名言，故曰：「道可道，非常道，」猶名家謂：「白馬非馬也。」名爲一切事物之總名。可名之名，如一事一物，一花一木之稱是。王弼注云：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旨爲得之。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